

现实主义

Vagrancy
Generation

流浪

一代

编著者：徐新军



现代出版社

现实主义

Vagrancy
Generation

飘

一代

编著者:徐新军

LOADING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飘一代 / 徐新军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244-000-5

I. 飘… II. 徐… III. 纪时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93918号

总 策 划: 黄 小

责任编辑: 袁 涛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廊坊市飞腾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20开

印 张: 10印张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000-5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每一代人都有飘一代

什么是飘一代？

一向以词典编纂见长的商务印书馆于2002年年底出版了《新华新词语词典》，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社会生活的2200条新词及相关词语约4000条，甚至连“包二奶”、“泡妞”等词语也涵括在内。

其中它对“飘一代”作了解释：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到异地城市寻找工作，谋求发展的年轻人群体。这些人生活、工作常变动不定，故称飘一代。也称“飘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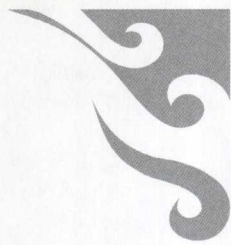
与汹涌而来的舶来词（如“白领”、“小资”、“中产”）相比，“飘一代”这个名词直接提炼于我们的生活，生动而具有生命力。只要我们追溯根源，就会发现飘一代的内涵博大精深。

18世纪中后期，以编纂《百科全书》而得名的百科全书派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是一面色彩鲜艳的旗帜。今天看来，他们之中的狄德罗、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等人，是“飘一代”：伏尔泰除大量著述外，还懂经济，靠买彩票、炒股发了财；卢梭十几岁就离家流浪，生活、工作变动不定，等等……

1934年，美国人马尔科姆·考利写就《流放者归来》，这是一部记录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青年心路历程的作品。那一批年轻人无疑也是飘一代，考利写道，那一代美国文学青年“苍白、贫血、敏感而又营养不良，常常不得不为了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到餐馆打工”。他们眼中的象牙塔是法国巴黎。买一张从旧金山到法国马赛的三等舱船票只需18美元，于是许多美国青年千方百计到巴黎朝圣，被后世称为文学大师的斯坦因、亨利·米勒、海明威、庞德、辛克莱等人都在这个漂移的队伍中。

波希米亚崇尚1960年代嬉皮士(Hippie)的自由价值观，而布尔乔亚则是1980年代积极进取的雅皮士(Yuppie)，由此构成了后来的“布波族”(Bobo)。同样，漂和飘在某种情形下同义，所以如今“漂”与“飘”相混杂也就习以为常。形象上理解，漂与水相关，容易联想到漂泊，有凄凉和无奈的因子；飘与风相关，容易联想到飘扬，带些快乐的因子，也有些茫然的成分。所以，飘一代在中国的出现并不突然，有着时代风格的延续性，这个群体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为人所知的飘一代代表人物。从人们意识到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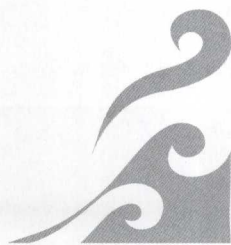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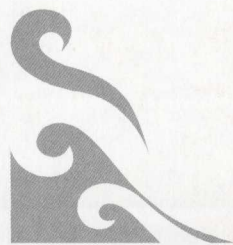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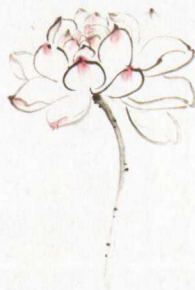
概念到今天，它已经枝繁叶茂，我们在它的树荫下停驻或是路过时，才发现它与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可分离。

《飘一代》分为两个部分，我们把它分别命名为“上午”和“下午”。上午阳光初照，我们讲述的多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而在下午的河水里，积蓄了热量之后我们以超过90度的姿势解剖一个个案例性态度、影像及其与飘一代内在精神的联系。上午是理性的，下午我们回归于感性，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当我们静下心来，发现每一代人在他们青春年少时，都有独立、乐观、不畏成见、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因子，那是人的生命中最真实、生动和坚韧的部分，多年以后依然恍如昨日。

试想，在一个疲倦的午后，你匆匆路过一个路口，蓦然被空中飘来的一段歌声击中，那是你曾经听过或者正想听到的曲目，或许没有痕迹，或许痕迹太多，你的感慨就在那刻开始聚焦。飘一代或许也能给你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与众不同，他们的心态永远年轻，他们可以卖红薯，也可以加盟麦当劳；更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们就有了观赏和喝彩的必要。

编著者：徐厚



目录

CONTENTS

序：每一代人都有飘一代

飘一代 · 上午 Vagrancy Generation · Morning

飘一代的前生今世	002
序曲	002
飘一代学者	008
飘一代画家	012
飘一代艺人	014
飘一代心态	018
序曲	018
70年代人的两种飘状态	021
80年代人的三种飘视点	024
解构飘一代	028
保卫飘一代	035
批判飘一代	045
新飘一代	054
序曲	054
新飘一代VS新成长模式	055
新飘一代VS商业生活方式	058
新飘一代VS就业	059
新飘一代VS房子	059
新飘一代VS爱情主张	060
新飘一代VS节日表情	061
新飘一代VS80后18要素	063
新飘一代VS极客时代	065
新飘一代VS80后新秀	066



目录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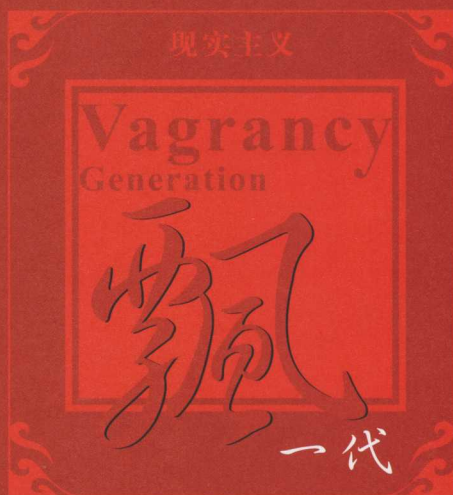
CONTENTS

飘一代·下午 Vagrancy Generation · Afternoon

飘一代性态度	074
序曲	074
谈性就是谈生活	074
飘者性态度告白	075
校园避孕套文化	076
十二星座性态度	076
对艾滋病的态度	078
对李银河性观点的态度	078
香港特区青年人的性态度	080
台湾地区青少年的性态度	080
飘一代影像维生素	083
电影就是维生素	083
电影10+2	085
电视剧10+1	123
其他	149
飘一代人物表情	159
人物表情之一@@@像棉花糖一样的日子	159
人物表情之二@@@飘是一种快感	174
人物表情之三@@@我并不在意我曾经是黄牛	187
跋：像候鸟一样飞翔	191



目录



飘一代 · 上午

Vagrancy Generation · Morning

飘的一代，我们的现在
深夜已经不够深，快餐已经不够快
我们要飘起来

... ..

这是飘的哲学

... ..

你们遵循着真理的教诲，一样把世界搞得这么累
我们遵循着我们的感觉，我们不是靠幻想生活

别对我嘘寒问暖，别指望我的缠绵
别奇怪我的蒸发，别灌输你的看法
生活已经那么累，何必再人为创造疲惫
Now, Come on, Let's fly together!

从现在飘起来，从现在飘起来

It's really a good idea!

你飘不飘，你飘不飘
你想怎么飘就怎么飘

序曲

飘的一代，我们的现在
深夜已经不够深，快餐已经不够快
我们要飘起来
不买房不买车不吃早餐不承诺
原来也可以这么过
不借钱不过节不为爱情要死要活
这是飘的哲学
我知道晚睡晚起有害健康
我知道喜新厌旧有害钱囊
我知道宠物宝贝宝贝不长
我知道好的内容胜过包装
你们遵循着真理的教诲，一样把世界搞得这么累
我们遵循着我们的感觉，我们不是靠幻想生活
别对我嘘寒问暖，别指望我的缠绵
别奇怪我的蒸发，别灌输你的看法
生活已经那么累，何必再人为创造疲惫
Now, Come on, Let's fly together!
从现在飘起来，从现在飘起来
It's really a good idea!
你飘不飘，你飘不飘
你想怎么飘就怎么飘

这是一首改编的歌词，名叫《飘一代Rock》，它的拓荒者是盘古乐队。

什么是飘一代？盘古乐队又是哪根葱？

看着歌词，不免让人想起那遥远的达达主义。

达达主义这个概念诞生于瑞士。1915年秋，几个流亡在瑞士苏黎世的文学青年，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唐查拉、法国人汉斯阿尔普以及另外两个德国人，他们在伏尔泰酒店组织了一个名为“达达”的文学团体；1919年，又在法国巴黎组织了“达达”集团，从而形成了达达主义流派。他们宣称：艺术伤口应像炮弹一样，将人打死之后，还得焚尸、销魂灭迹才好；人类不应该在地球上留下任何痕迹。一种苦闷的心理和空虚的状态在这个群体中弥漫。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言归正传，盘古乐队属于飘一代。

这支1990年代源于中国革命圣地南昌的摇滚乐队，歌词中所负载的含义永远是摇滚乐的中心，这也是PUNK乐队的中心。有人说，没有一支PUNK乐队的音乐是值得推敲的，这里有的只是愤怒、革命、嚎叫和年轻。已经不

飘一代的前生今世

是愤青时代，“不做朋克非好汉”……

盘古是中国最具争议的乐队之一，毁誉参半。他们的热情来自于他们认为摇滚和音乐要绝对的真实，它的音乐直接、简单、粗糙、怪异、尖锐、激进、暴烈。作品极端不和谐，惯用扭曲、变形、跑调的演奏技巧，其间通常点缀一堆毫无规则的、歇斯底里甚至撕心裂肺的叫喊。众多摇滚乐迷曾在各大网站上与它对阵，毫不吝啬彼此的口水。

如果就此来诠释飘一代，这个族群里的人可不干了，非得用鄙视的眼光让你窒息不可，他们会说，飘一代是博大精深的。

1934年，美国人马尔科姆·考利写就《流放者归来》，这是一部记录20世纪20年代美国自我流放的文学青年的心路历程的著作。考利写道，那一代美国文学青年“苍白、贫血、敏感而又营养不良，常常不得不为了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到餐馆打工”。那时候美国文化还缺氧缺钙，他们眼中的象牙塔是法国巴黎，那时候买一张从旧金山到法国马赛的三等舱船票只需18美元，于是诸多美国青年千方百计到巴黎去朝圣，被后世称之为文学大师的斯坦因、亨利·米勒、海明威、庞德、辛克莱等人就在这个漂泊的行列中。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桐乡人沈雁冰1916年来到上海，用“茅盾”的笔名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而后成都人巴金也自1923年在上海漂泊的求学休憩中，磨砺出自己早期作品中的人情世故。随后绍兴人鲁迅1927年到达上海，其间曾在上海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了三年。这是80年前文化精英漂泊的缩影之一。

对于早期文学大师，上海曾经是他们无奈中选择的巴黎；而对于大部分普通中国人，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是他们的巴黎。

说起飘一代的前生今世，有许多的关键词——漂一族，漂一代，北漂，沪漂，粤漂等等。

1978年12月18日，290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焦点人物。随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始起，部分人开始南下淘金，漂一代开始了丝丝缕缕的生根发芽。然而在整个1980年代，计划经济仍然是主流，大部分人还滞留在铁饭碗的观念上，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随后国家的就业政策调整，漂一代抑或飘一代才开始在经济社会的进程中不经意地浮出水面。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在自己的家乡，没有根，就像是四处飘浮的蒲公英，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有着强烈的漂泊感，在这个城市永远不会有家的感觉。他们获得成功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勤奋和努力，同时承受着孤独和冷漠。”这是对于飘一代的感性形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炜博士认为，“漂”一族是依靠专业技能在异地谋生的人，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多为艺术工作、管理工作、专业技术等。当时这个跟知识阶层有一定关联的

飘一代的前生今世

词特指的还是9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的人群，几年之后这个族群已在各个领域大行其道。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把人民固着于土地上，这是为了适应农耕社会的发展。在古代，除了学子和行商，很少有人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土离乡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民国时一度松动的人口流动，在1950年代户籍制度实行后戛然而止。汇聚大量资源的城市始终是飘的方向，这也是人口流动的动因。资源多少区分了城市的好坏，捆绑人们几十年的户口只有在这些“好”城市里才有价值，它成了阻碍人口流动的最后壁垒。

“漂”是分流派的，现在能够把辛酸漂流史汇聚得成卷成册的是三大家族——北漂、沪漂、粤漂。在北京的被称为北漂，在上海的被称为沪漂，而在广东的，则称为粤漂。

以北漂为例，“北漂族”大致是指在北京漂泊的人，是随着PC时代的到来而兴起的一个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学历高、有知识，许多人在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或在演艺圈、IT界工作。与“北漂”有关的新词语有“北漂影视”、“北漂集团”、“北漂论坛”等。

另一种解释则是，“北漂”一词多指在北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住所，从南方到北方，漂在了北京，他们只能靠他们自己的能力生存、发展。这些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而漂泊的人，据粗略统计大约有50万。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

这种社会现象出现伊始，传媒界并没有太多关注，“漂”是大家在坊间自我归纳的一种生存状态。直到1999年，《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报道，主题是“漂一代”，讲述了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不仅仅是民工，还包括有知识的青年。当时，号称“中国最新锐的周刊”的《新周刊》杂志总编辑看到了这则报道，突然联想到一批有着飞翔气质的都市漂流人，思考了将近一年，给这些人取名叫“飘一代”，并和他的记者们把这个词用在了一期杂志的封面。随后，该刊又在4个月内出了另外3期的“飘一代”专辑，把其热度燃至最高点。“飘一代”一直成为《新周刊》延伸推广的新锐概念。随即，不少名人开始对飘发表见解。

香港凤凰卫视当红主持人窦文涛认为，飘一代追求个人独一无二的故事，不喜欢被贴上标签。

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沈宏非发话，学识使飘一代有条件活下去，最理想的就是把飘的时间延长一些。

拥有哈佛MBA学历的易趣网CEO谭海音说，“飘”应该是那种升华过的飘，很超脱，而不是很颓废、很被逼无奈的飘，或者一种痛苦过经历过的飘。

认为绝不可以“以貌取人”的阿里巴巴网络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云言简意赅——“有实力才能飘。”

飘一代的前生今世

援引《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从2001年到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映芳开始带着学生对从外地移民到上海的52个个案进行了深度访谈。陈映芳发现与血缘、业缘、地缘等相关的家族网络、社会网络依然对他们的流动、组织生活和沟通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他们多数人的写作经验来自生活过的乡村，但也有些人开始尝试描写都市。城市在有些人眼中亲切，在有些人眼中冷漠。但并不妨碍他们都有了新的体验。”

陈映芳则在《移民上海》的序言里间接诠释了这种体验城市本来是作为流动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场所而成立的。相互间，互不相知的人们、互不相干地一起生活在城市里，陌生和冷漠是一种宿命。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束缚”的人来到这里会找到他想要的“自由”但同时失去了“熟悉的社会”，必须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

当初《新周刊》在炒作“飘一代”的概念时，杂志封面就是艺术家米丘的“飘一代”雕塑，并刊发了何树青采写的《飘一代的艺术总监米丘：为心灵生产翅膀》，一再突出的“翅膀”成为“飘一代”象征。

据当代著名国际文化活动家培尔·霍夫德拿克论断：“米丘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完全了解西方现代艺术主义的艺术师。”北京、上海、深圳公共空间中一些闪闪发光的翅膀就是米丘的艺术标签。

米丘属于飘一代。他创作了许多关于翅膀的艺术雕塑，在他看来，“飘”这个字眼就像“新锐”一样，具有某种穿透力的理念，包涵未来和目前两种概念。经过欧洲9年独立思考的宁静的生活，他对“飘”所代表的价值观完全可以认同。他的“翅膀”不仅仅是个人化的艺术标签，更契合了“飘一代”的价值观，成为“飘一代”自由而轻松的生存状态的象征。

网络名人独孤寻欢曾就职于《新周刊》，他写道：刚到编辑部上班的时候，主编常唠叨着在《中国青年报》看到的“漂一代”，说找机会做做文章。也不知是机会没来，还是时间的缘故，总之将这份并不算特别好的思路给枪毙了。于是一飘就飘了一年多。2000年的某个星期一例会上不知是谁说起现在的人心态飘浮，漫无目的，胸无大志。这一说触发了主编藏在心底已久的病根，对，飘一代，多好，当机立断下一期我们推出飘一代，而且不止是一期这般简单，还要将飘一代推崇为新的生活、行为方式，作商业化的推广。

大家分头提供老飘新飘。一下子找了几十位有飘痕基因的人。最终挑出了12位，虽然不是社会精英，但在另类出位上还算是新锐得可以。浓缩的文字，配一张大大的图，版式冲击力绝对劲，还拉上了飘一代的艺术总监——米丘，将他在东方广场和长安街路口的现代雕塑——《幸福的三月》设计成封面。

于是，随刊附送的飘一代增刊开始粉墨登场，北京分部建了飘会馆，

飘一代的前生今世

中国榜网站成了“飘一代”的集中营,《新周刊》成立四周年推广也拉着飘一代的手在成都、上海、北京、广州四城市飘来飘去……

飘一代成为一种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新世纪时尚的现在进行时。

到了2003年,关于飘一代的想象出现了两本图书。袁勇编著的《飘一代完全手册》2003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打出“飘就是时尚,飘就是激情,飘就是冒险,飘就是精神”的标志,该书以演变中的飘一代、飘一代完全手册、飘一代人生观、飘一代的100条、飘一代之玩酷、飘一代之风云际会、站在飘一代的前沿等章节立题,有些迎合都市新锐的品位,文风有些飘逸,也不免在风清云淡中有些意乱情迷,倒也适合在饭后茶余拿来消遣一番。

同一年,周云芳编著的《漂一族与飘一代》由中国档案出版社推出,“是谁说世界的每一寸如此拥挤?是谁说生活的每一步如此多变?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一个新的族群为你诠释都市生活的格调及品味”,在这本322页的书里,相对详尽感性了不少,尽管部分笔墨掩饰不住舶来的痕迹,但作者把鸳鸯蝴蝶派的大旗摇曳得过了点,说这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也好,说这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也罢,刚出校门的信男痴女倒是喜欢这种笔调和这种情调,让我们节选几个标题来罗曼一下:“流浪他乡的似水年华”、“人在旅途:你比烟花还寂寞”、“梦是一件温暖自己的衣裳”、“你为谁哭泣,你被谁抛弃”、“飘一代的日子像雨又像风”……

《新视听》杂志曾有一个栏目《漂一代》,而《新周刊》杂志则力推“飘一代”的概念,湖南卫视曾经的《新青年》栏目这样界定“飘一代”:从90年代初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年深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已发生巨大的变革,70年代出生的人中,投身社会的先遣队正当其时地赫然形成。他们是最年轻的一批社会生活实践者,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都伴随着社会的改革,客观上就决定了他们成年后投身社会的生存形态必然不同于以往父辈的生存状态。他们被称为“飘一代”,作为一个特定名词的所属群体,有着极为鲜明的生存特征,表现在诸如谋职、恋爱、婚姻等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行为细节中。他们无疑具有“飘”的某种形态,在行为上,或远离故土,放弃原有的工作,像漂泊者一样在异域他乡寻找生活的乐土;或仍在同一个城市,却频繁地跳槽,体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在观念上,他们一改传统的求稳求定,而求变求新。他们努力摆脱父辈的束缚、传统的压力,尝试开创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正是以观念、行为的特立独行而悄悄地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

《新青年》的主持人说:70年代这些年轻人正好现在都是20岁到30岁之间,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年轻的生力军。他们敢于放弃已有的东西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有很强烈的目标感和成功的渴望。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是70年代人的一个典型特征,他们能够容忍很多的生活方式。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有很多人从媒体上、从网络上、从电视上、从广播里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70

飘一代的前生今世

年代人是怎样的一代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物质的、他们是个体户的、他们是飘的一代。“团代”一词好像是专为70年代人所属，在这个纷繁多变的世界当中，也许70年代出生的人正在利用自己的团队建立一种独特的秩序，建立自己滑翔的速度跟飞翔的方向。

“飘一代”是新新人类，“飘一代”契合了当代时尚最新鲜、最具成长性的部分，构架出新时代精神的一个支架和一个支点，它悄然出现却得到始料不及的热烈响应。

网易网CEO丁磊、搜狐网CEO张朝阳、地产大佬潘石屹、歌手许巍、导演张元、主持人撒贝宁、话剧制作人袁鸿等等都是飘一代的典型代表人物。

在傅辉年先生看来，“飘一代”的最本质的东西应当是思想（包括世界观）、价值取向和生存方式。“飘一代”即“FLY(Flow Linger Yo-Yo的缩写，含飘荡，飘浮，漂游，飞翔之意)一代”。这是一群天马行空，光彩踟蹰的人；是特有才华，特具个性的人；是放浪形骸，洒脱不羁的人；是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人；是我行我素，率性敢为的人；是超前创新，又扎根现实的人；是平视权威，膜拜真理的人；是既热衷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又最具人文关怀精神的人；是懂得生活，追求欢乐，饶有情趣，也吃得苦，随遇而安，宽容宽厚的人，等等。

贾樟柯的第7部电影作品《世界》打出“我们都是漂一代”的旗号，在这部带有流线感的影片里，揭示外来民工的生计问题、安全问题，边缘犯罪行为，工资待遇，民工的爱情观，人生观以及对生活的无奈。而现实中那些琐碎的边边角角和大量的生活细节通过镜头一一展现——地下通道里悬挂的“肿瘤医院”的广告牌，墙壁上胡写乱抹的“办证”、“包治性病”、“匪警110”，卡拉OK厅里鬼哭狼嚎般的歌声，扛着矿泉水桶的保安，鱼贯走过天桥的民工……

零零碎碎罗列了不少现象和表情，我们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了飘一代的边边角角，有一位来自外地在北京国贸CBD地带上班的朋友，属于可以归类到飘一代的高级白领，一年四季在全世界飞，她说：“尽管工作还好，薪水还高，但有时仍然会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去向哪里，感觉总是飘在半空中，不踏实，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是飘一代的心态写照之一。

事实上，“飘”已不是一种表象的轻浮，而是轻松随意的心态的活力体现：在困难面前不会退缩，潇潇洒洒面对一切挑战，“飘一代”们不甘平庸，喜欢挑战，居无定所又以立身为本，在传统看来他们不够稳定，但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却能极大地张扬个性，并因此而获得个人发展的机遇和天空。

当“漂”成为潮流，当“飘”成为时尚，两者自然开始混淆、相通、互融并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体，飘一代也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在市场氛围逐步浓厚的空气中总是飘浮着太多的诱惑和气泡，当视觉的刺激加剧人们日益麻木的神经，都市中流动着太多的声色犬马时，飘一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标签，而是我们生活中必然存在的一个生猛部落。



飘一代学者

如今活跃在经济界的青年学者大多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他们中间不少人属于飘一代，其中“博士咖啡”团队是典型代表，不论是媒体还是他们自身，都乐意贴上“飘一代的经济学人”的标签。

“博士咖啡”始于2000年4月，该名字最初是巴曙松、高辉清、赵晓、钟伟四位经济学者发表文章时的专栏。等到2002年4月他们四位以及党国英、何帆、易宪容、余晖共同商议成立一个虚拟工作室的时候，“博士咖啡”就成了这个工作室的名字。他们觉得这个名字信手拈来，并富有人文气息的表述：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在乎博士学位，也不是每个成员都嗜好咖啡，博士咖啡只是意象，博士象征学问，咖啡代表人生。后来，经济学家夏业良也入了这个团队。早前，他们中就有人以论坛版主身份介入网络，开坛布道，使“经济人俱乐部”论坛成为青年经济学人的一个思想沙龙，争论、交战司空见惯，青年学者专业的学养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人文关怀在现代化的网络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群人愿意标榜自己是市场化的经济学者，愿意把自己的作品视为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他们宣称：尽管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常常被一些领导人在一些会议上提及，我们与那些“双脚站在老百姓中间，嘴巴贴着领导层耳朵”的大学者还是不尽相同，我们更喜欢“把双脚站在老百姓中间，嘴巴也对着老百姓”。因此，我们更愿意通过各种媒体，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心灵感悟传给喜欢我们的文字的读者，并以此检验我们的市场价值和生存能力。

这些经济学人分别是：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余晖：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高辉清：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

夏业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室主任；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金融发展室主任；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曾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博士咖啡”团队的合作方式是，通过互联网讨论议题，先经过激烈的“窝里斗”，拿出能说服四个人的提纲来，然后分头写作，由其中一位进行统筹，然后四个人就初稿再相互攻击，最后确定文章，附上“博士咖啡”的标签。他们这种“虚拟团队”曾是一种很时髦的协作方式，而“博士

飘一代的前生今世

咖啡”网站自建站以来点击率一直居高不下。

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广泛参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网站等媒体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被《新周刊》评为2002年新锐榜“飘一代”代言人。曾有媒体这样评论：“他们思维敏捷，用纯正经济学的牛刀来杀市场经济万象的鸡；他们跳出书斋，目追世界，呼啸网络，指点江山，精研政府决策，融汇民间智慧，不卖弄，不凿空，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新锐，他们自我定位为‘飘一代’：嘴对着百姓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博士咖啡”尝试经营自己的梦想取得了轰动效应，他们在网站上发出帖子，向外界寻求合作，“希望能找到一个优秀的代理人，来经营我们的学问以及产品，同时希望有投资者以‘博士咖啡’的品牌来与我们进行更广泛的商业合作”。

巴曙松说，网络论坛真是一个充满江湖气息的地方，身处网络，真有人在江湖之感。他们集体从网络走向平面媒体，商业化操作的“博士咖啡”工作室取得的良好市场认同成为经济学界的亮点，而“博士咖啡”第一期同仁刊物的主题就是“人在江湖飘”。

他们办的同仁刊物，即《经济学人的飘一代》，后来合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不是每个成员都嗜好咖啡，易宪容到了咖啡屋一定只要白开水。‘博士咖啡’只是意象，博士象征学问，咖啡代表人生。”这段话在读者中流传，而“飘一代”的说法，在博士咖啡同仁中也得到普遍的首肯。

作为飘一代的经济学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具备学者的社会良知。正如他们非常清楚，美国人说你“像加尔布雷斯”，是说你有话语权；弗里德曼花了19年的时间给《新闻周刊》写专栏并亲自主持电视节目；萨缪尔森懂得和大众沟通。他们在“老老实实学说话”。

余晖在他的《“责任重于泰山”的制度安排》一文当中，就近年来我国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矿工无辜死伤惨重一事，尖锐批评了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现行政策的错误，补救措施的南辕北辙，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不公正，体制的缺陷……他大声宣称他的“不满”，“理性忍耐即将陷于崩溃。”

赵晓长期研究中国富豪问题，他拿中国经济转轨的某些情况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作了某种类比，他尖锐地指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的低调富豪，往往不是靠创造财富而是靠“分配财富”而暴富的；他们有类似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因而害怕被《福布斯》杂志公开列为本来是很光彩的中国新富豪榜。

党国英在《关于“农民领袖”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中对年轻一代农民进行了分析与关注，他写道：“中国的改革起步于农村，改到一定阶段，阻力却主要出自城市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天平的两头，国家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孰轻孰重？好像很清楚。但是，我们真的清楚么？清楚了又能有所行动吗？”

作为飘一代的经济学人，他们对于“飘”有不同的见解。

飘一代的前生今世

何帆承认，每人对“飘一代”的理解都有偏差。他在随笔中讲道，他一直把“飘一代”误写作“漂一代”，直到赵晓指出他的笔误，才让他意识到自己最切肤的感受，是“漂泊”的“漂”。何帆生于河南，高考的时候阴差阳错地进了海南大学。“有时候，下了晚自习，我喜欢坐在校园里的苏东坡像下面，海风习习，我仿佛能够穿过时间的阻隔，感受到苏东坡那种被贬的滋味。”后来他来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骑车路过三元桥，突然生出一种恐惧的心理：我身边的楼群如此高大，这个城市如此冷漠，我是如此渺小无助。”读研期间，他又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再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博士咖啡的成员来自祖国各地，没有一人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外省人在巴黎，我想这种漂泊他们也会有所体会，在漂泊之中，我们失去了故乡。”

余晖用19世纪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咏“叶”、“云”、“帆”的三首短诗来形容飘的状态。

巴曙松长期在金融机构总部的不同业务部门、总行和分行、内地和海外分行、银行和证券业、基金业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际业务经验和管理经验，曾相继在香港、杭州、北京等地奔波，本身就有飘的形态。长期过着“飞人”的生活，他在《写在2005年岁末的后记》中，真实地洋溢着人性，“感谢生活，我的奶奶和父母都身体健康，母亲多年的疾病经过手术之后恢复得很好，令人欣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我的女儿是那么可爱，正像很多为人父者所多次说过的一样，一看到孩子天真的微笑，所有在外的辛劳都一扫而光。”

同样专注于金融领域的易宪容，曾经跟随张五常学习工作了3年，是张五常器重的“门生”。他20年来在经济学及相关学科领域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心血，以致养成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的习惯。他在市场诱惑的世界里依然保有着平民情结的独立人格。“如果您有空到西单图书大厦来，偶尔在经济学的典籍之间看到一个笑嘻嘻的人，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你稍一询问，而他恰好又是骑自行车过来的，操满口你听不太懂的家乡口音，那么此人必是蛰伏偶出的易宪容博士！”

他对“飘一代的经济学人”的理解归结为“无名、无利、无功”。他说：“我之所以从事现在的事情，不是为了向社会张扬，需要社会之认可，而扬名天下，也不是为了追逐利益而奋斗不已，更不是为了何种功用而为，而是因为我喜欢去做这种事，我是顺性而为、尽性而作，因此我远离职位、官位、世俗等，也不愿在激烈的名利追逐中、不愿在繁复的人际交往中去周旋，而仅是在平淡中享受生活的乐趣、陶冶个人的性情、培养自己的睿智。”在他的意识里，如他此类的飘一代经济学人，“就如无根的浮萍，飘在平淡中、飘在性情中”，他将“无”视作“飘一代经济学人之根”，在拥有超然心态的同时颇有说禅的境界。

在“体制内”待着的高辉清一直没有被束缚，他很早便在万科周刊的“谈股论金”论坛知道了“飘一代”这个名词，“其版主缥缈贴了个帖子，